



“吞”钱的垃圾桶

■ 安徽合肥 施光华

众所周知,垃圾桶是用来盛垃圾的。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垃圾桶有时竟然会“吞”钱,不是二三十元,也不是三五百元,而是整整四千元。对此,当事人罗大妈深有体会,感触颇深。

罗大妈在合肥城东郎溪路附近有一处城中村自建房,长年出租,房客是两户在外打拼的农民工。别看这些农民工平时穿着朴素,生活简单,可个个都身怀绝技,吃苦耐劳的真男人女汉子,一年下来赚个十万八万不成问题。房客小杜和父亲每天清晨开着一辆载有各种拆迁设备和工具的电动三轮车,在老城区、滨湖新区、肥东、肥西、长丰等地到处跑,正可谓:上可上房揭瓦,抡大锤砸楼门窗;下可捅下水窨井,赤手化粪池捞名表。总之啥活都干,只要赚钱。更有那女汉子小裴和丈夫,专门替人下水泥,只要大货车一到,俩人就像冲锋陷阵的勇士,每人左右手各执一把铁抓钩,每袋50公斤重的水泥包像玩具似的在他们手中跳跃,一辆满载30~50吨水泥的大货车,两个小时内全部卸货一空。

这天,罗大妈照例来收房租,进入院内一瞧不免吃惊,楼上楼下,院内院外,堆着许多房客将外地拆卸下来别人不要的门窗户扇、抽水马桶、塑料制品等废品,零乱不堪且不卫生。罗大妈边整理边清扫卫生,谁知这卫生不打扫也罢,越打扫越多,越多越想打扫,几个小时下来清理出一大堆垃圾。

罗大妈累得不行,于是便扯着嗓子喊楼上小裴下来帮忙,小裴闻声穿着拖鞋下楼问罗大妈何事?罗大妈说:“我实在太累了,你帮我到路边取一只垃圾桶过来,我俩把这堆垃圾装进去再拉到马路边。”小裴应声“好的”就去了,可去了好大会不见其返回,罗大妈纳闷了,马路离家也就10多米远,咋就这么慢呢,是否与人拉呱上了?正想出门瞧个究竟,迎面小裴回

来了,只见小裴右手捂着鼻子,只露出上半个脸,下半个脸和右手全是鲜血,还在往下滴。罗大妈见状大惊,忙问:“这咋的了?怎么会是这样?!”小裴嘟嘟囔囔,口齿不清地说:“摔……跤,鼻子磕到……垃圾桶把手上了。”在罗大妈心目中,小裴就是一个风风火火、大大咧咧,干活挺麻利的女汉子,今天取个垃圾桶咋就会变成这等模样了呢?罗大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在后来简短的问话中,罗大妈发现了安全问题,清洁工取垃圾桶,人在前,桶在后,用手牵。而小裴则相反,桶在前,人在后,用手推。加之脚穿塑料拖鞋,脚下打滑,失去重心,身体前倾,导致鼻子硬生生磕到坚硬的垃圾桶把手上。现在刻不容缓的是就近去医院治疗,安化厂医院医生指着片子说“鼻骨骨折”,并要求尽快去三甲医院确诊,如鼻骨移位,则需校正和整容。此时天色已晚,情况紧急,容不得罗大妈头大和发懵,打的带着小裴去市新二院,急诊室值班医生看过片子后确诊是鼻骨骨折,收院治疗。

在住院治疗的几天时间内,罗大妈又是炖鸡又是煲汤,巴望她一天天好起来。经过一周精心治疗后,迎来令罗大妈忐忑和激动的一天,医院组织专家将对小裴鼻骨损伤部位伤情进行会诊和鉴定。经过漫长等待后,终于等来了鼻骨部位正常、无需校正的好消息。罗大妈喜从天降,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安然落地。因为她听说,鼻骨移位校正加整容,少则上万,多则数十万元。此时罗大妈心情可好啦,非常乐意支付小裴住院期间一切费用,并另外付给小裴1000元作为出院后营养费。

垃圾桶“吞”钱事故在有惊无险中画上句号,罗大妈在此温馨提示朋友们:安全无小事,时刻挂心中;帮忙需谨慎,莫要轻开口;一旦遭伤害,敢于担责任。

赏梅果说梅瓶

■ 陕西富平 吴宏博

今日闲转,看到小区绿化树的蜡梅果实已经成形了,非常好看。

蜡梅果也是一味中药,叫土巴豆,做泻药用,有毒,所以平时要防止小孩采摘误食。

看见这个绿绿的萌萌的蜡梅果,我就想起了中国传统瓷器里的梅瓶。所谓梅瓶,就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瓶式。

为何叫这种器形为梅瓶,有人说,因它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

梅瓶在明朝前并不叫梅瓶,宋时称为“经瓶”,是盛酒器。马未都在《醉文明》里介绍道,宋代皇家有讲筵制度,讲筵也就是“讲经”。讲完经后,皇帝要招待大家吃喝,当时的酒,就是装在这样的瓶子里,所以它被叫“经瓶”。

梅瓶之所以叫梅瓶,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来自于许之衡,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

上面几种说法虽都有可鉴之处,但我觉得梅瓶之所以叫梅瓶,与这个蜡梅果或许是有一定关系的,蜡梅果的形状和梅瓶的器形

非常接近。蜡梅花不仅漂亮,而且不畏严寒,迎雪开放,因其独有的品格,古人对蜡梅情有独钟,特别是文人墨客更是深爱之。所以爱屋及乌,爱蜡梅花,也就爱它的果实,以至于把跟它形状相似的瓷器都称为梅瓶。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没有。

顺便说说蜡梅的“蜡”字,现在很多人写“蜡梅”都写成“腊梅”,甚至字典里都收入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词组。但蜡梅传统而标准的写法就应该是这个蜂蜡的蜡,而不是腊月的腊。见过蜜蜂新筑蜂巢的人,都知道洁净的蜂蜡就是晶莹黄亮半透明的蜡质感,而蜡梅得名就是因为它的花瓣薄透黄亮如蜂蜡。所以,蜡梅得名,是因为花瓣像蜂蜡,而不是因为它在腊月开放。腊月开放的不仅有蜡梅科的蜡梅,也有蔷薇科的梅花,普通梅花和蜡梅不是同一种东西,蜡梅是灌木,科属是蜡梅科,一般所指的梅花是乔木,科属是蔷薇科。蜡梅以蜡黄色为主,很少有其他颜色,而蔷薇科的梅花颜色就有红、粉、白等众多色,《红梅赞》里歌颂的红梅,就是开放在腊月里蔷薇科的梅花。

当然,一般广义的梅花,将蜡梅和普通梅都包含了进去,也无可厚非。



一点清新别样红。 ■ 周淼/摄影

校园

■ 安徽合肥 梁瀚文

我一直都不怎么喜欢冬天,因为出门在外穿厚衣服很麻烦,起床感受到被子外刺骨的寒冷都懒得出被窝,晚上出去洗澡感觉是一种折磨,尤其到了夜里,冰冷的感觉更是刻骨铭心。可是自从来到这所学校后,我在这里度过的第一个冬天让我对它不再那么厌恶,相反,一些美好的回忆更是让我对冬天有了些许的好感。

校园内的湖结冰了,宛如一面镜子镶嵌在大地上,偶尔有那么几天暖阳高照的日子,太阳光照射在湖面上,熠熠生辉,让路过的人睁不开眼。我和几位小伙伴因为好奇,走近湖边,尝试着用脚踩在冰面上,看看能不能在上面行走。冰层还是很结实的,至少对于我这种体重较轻的人来说,在上面走几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在内心隐忧害怕情绪的影响下,没走几步便慌张地三步并作两步地上岸了。

我们还用脚使劲地踩着冰面,将它踩破,拿起一块块已经碎裂的冰,朝着湖面更远的地方扔去。只见冰块在湖面上宛如踩着冰刀一样,几无摩擦力地向前滑动,发出类似于飞机起飞滑翔的声音,悠长又寂寥。看着朋友们乐此不疲地扔着冰块,看着冰块一个个在湖面上滑动,有那么一瞬间我呆住了,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吸引着。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当时的环境下,我感受不到一点压力与紧张,非常的放松与愉悦,仿佛忘掉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任务与包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永恒。

仿佛回到了童年,与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玩耍的日子,反问自己,已经多久没有这样跟朋友们像小孩子一样在外面玩耍打闹,就算身上被水淋湿,皮肤因为跌倒划破,仍然满脸灿烂地笑着站起来,继续奔跑玩耍,嬉戏打闹。小时候的生活固然很美好,可那并不能把我们带向未来,只是,偶尔在某一时刻重温一下小时候的幸福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

还记得前几天合肥突然下了一场大雪,我和几位朋友在下课后回宿舍的路上,随意捡起路边的雪便打起了雪仗,你扔我一下,我扔你一下,边跑着,边叫着,拿伞挡着,快活地笑着。我已经很久没和朋友这么玩过了。我们还一起去操场上看雪,原本红色的跑道已经雪白,上面点缀着人们的脚印,绿色的小草也被白雪覆盖,只看到一点草尖儿冒出来,被风吹得瑟瑟发抖。操场中间有几个女孩子在用雪堆小雪人,雪人的身体和头都很小,可能因为积雪不多,做不了太大的雪人。

冬日里的学校还有很多美丽的风景,晚上亮着温暖的黄色灯笼下的庭院在白雪的映照下显得更加神秘,有种朦朦胧胧的美感。呼出的空气变成一团团白雾随风而逝,有些同学喜欢抽烟,只见他们哆嗦着,脚不停地踩上踩下,踩着雪地,一只手颤抖着抓着烟,另一只手捂住不让寒风将它吹灭,轻轻地吸一口,烟化作一圈圈白雾也消散在夜色中。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冬天固然很寒冷,但是在这个温暖的校园里,变得不再那么寒冷,因为这些有趣的人、好玩的事,变得不再那么冰冷。